

百姓记事

母亲的“电话卡”

李韬

大年初一。吃饺子前我见母亲嘴里念念有词，我以为她是在餐前许愿呢。中午时，我见她还在自言自语，就有点害怕。她这个年龄，容易犯糊涂。邻居一个大娘，精神失常前也是这种症状。

“娘，你在和谁说话呢？”我故意试探一下。“在背你翠云姑姑的电话呢！”我瞬间被惊到了。

疫情三年，终于迎来了“回家过年”。母亲早早地就打电话，并叮嘱一定要赶在大年三十中午前到家，“吃我给你包的饺子”。最好吃的饺子还是“妈妈的味道”！记忆与味蕾，无论科技怎么发达，都不好篡改。吃过饺子，陪母亲说说话，聊着聊着，她说“想你翠云姑姑了”。人老后，总念旧。

我对翠云姑姑的印象，还停留在初中阶段。那时候我在乡里上学，翠云姑姑家在乡里街上。有时候父亲或母亲来学校看我，都会去她家坐会儿。

母亲比翠云姑姑大一岁，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像极了豫剧《朝阳沟》里的唱段“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知心话”——场景重现，原音回放。

现在通信发达，找个人也就三两个电话的事。我回了翠云姑姑近门的一个高中同学，不一会儿她就把电话发了过来。

我把电话拨通，翠云姑姑很是错愕。好像失败了30多年，突然迎来了久别重逢。有点出其不意，有点措手不及。

虽然年龄大了，翠云姑姑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清脆。就像她的名字一样。

我把手机递给母亲，两个人都很激动，相互嘘寒问暖，聊起家长里短，回忆如烟从前。

虽隔万水千山，难挡彼此挂牵。多年未见，不知“镜中衰鬓已先斑”否？隔着屏幕，我也能感受到她俩的内心欢喜与长久企盼。

母亲的手机是老年机，她也不会用微信。我就加了翠云姑姑，重新拨通，让她们视频聊会儿。这下两个人更显亲了，仿佛面对面着，促膝而谈。

三年疫情，阻断了多少思念，使得“相思成灾”；三年疫情，隔离了多少亲情，“执手相看泪眼”。疫情以来，我从未见到母亲这么开心。

两个人视频了十多分钟，意犹未尽，又相互互了电话。母亲找到一个用过的药盒子，撕开剪了一个长方形卡片，让我把翠云姑姑的电话给她抄上。抄完，母亲放入一沓卡片中。

我正好抄，母亲说，记的全是你俩的手机号码：这一张是你姐的，这一张是你姨的，这一张是你和小惠的。

“又没写名字，你怎么区分？”

“不用区分，你们的手机号我都背会了。”母亲接着背出了一个号码，我与卡片上的一对，不错，“这是你姐的”；她又背出了一个号码，我又认真比对，依然不错，“这是你姨的”。

母亲没上过什么学，大字不识几个；她又不大会使用手机通讯录，只好用这种原始的办法。十来张“电话卡”，只有号码，没有名字，她都能分清是谁，并能一一对应。

“这么多手机号，你是怎么记住的？”

“一个一个的背呗。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也背，每个都背了不下一百遍。”

“肌肉记忆”，虽然笨拙，但有效果。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记性特别好，过去多少年的陈谷子、烂芝麻她都能如数家珍，故事细节和当年场景也能极其详尽，像一幅帧老照片，历历在目。

那些故事和场景，甚至已在她的脑海中扎下了根，成为她的条件反射、永恒记忆。岁月催人老，年龄不饶人。

母亲有一段也老忘事儿，有时候给我打电话，唤的却是姐姐的名字。为此，我还吼过她一两声。之后，母亲就用“肌肉记忆”的办法，专心专注于一事，直到记住了、扎根了、再也忘不了了。

昨天给母亲打电话，问她身体近况。她说，一切都好，就是休息不太好。

“晚上你是不是又背手机号码了？”

母亲嘴上说着“不是”，高兴却溢于言表：“你翠云姑姑的手机号，我已经背会了！”

母亲不是因为睡不着，才背手机号码；她是因为要背手机号码，才睡不着。

诗路放歌

初春，阳光渐次明媚

秦继利

吃春卷春饼
看北斗星空
传袭着千年的民风
新岁伊始
春天从此启程
天气渐渐暖意融融
世象万物开始萌生
大地慢慢从冬眠中苏醒
揉一揉惺忪的眼睛
伸一伸不太灵动的腰身
准备恢复往日的劳作、强身和运动

阳光明媚、亲和、暖暖的
柳条开始泛起绿意
草木枯黄中开始春的涌动
枝头通透中开始嫩芽的积蓄
蜡梅延续着冬与春的过度
迎春花忙活着集散春的信息
小燕子呢喃着演奏春的序曲

春天的脚步近了
春天和春天的阳光渐次明媚
隐约看见不远处的
莺飞草长、万紫千红

书人书话

复眼中的世界

杨光

须牢记，你的位置。”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渺小，只有遵从自然规律，一切按既有的秩序运行，社会才不会变得混乱塌陷。但是作者又是承认变革的，变革中有进步。还有已不复存在的《儿时记忆》，还有那回不去的《故乡》和家乡的那口《老井》。不论怎样，诗人把静中有动的哲学认知贯穿在内心深处，正如他在序言中所提到的“量子力学的天下”“我在场的这个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和谐着的悖论……宏观的秩序的物质世界完全建立在微观的无序世界之上”，作者高远的眼光让我们难以企及。

诗集中的诗还表达着对历史的尊重，诗人对中华民族的创世神话中英雄的摹写，完成了一曲中华民族精神的颂歌。那个墨威在拔出阳光的路上的夸父，那个失去了头，会以双乳代替眼睛，寻找敌人的刑天，那个创世的盘古，那个填海的精卫等，他们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以英勇顽强、追求美好的勇敢精神创造了天、地、海，他们创造了万物与人类，他们的精神也在中华民族每个儿孙心中生生不息，成了我们核心价值的精神追求。他们值得诗人歌颂。

除此而外，诗人也用诗表达着乡愁。《几棵树》中的那几棵树：洋槐树，榆树，楝树，椿树，枣树，以特有的姿态与表现静静地站成了不同的风

景。而蛴螬的歌唱，马蜂窝中马蜂的嘤嘤声，知了拼命般的叫声，共同构成了现代化以前北方农村一幅司空见惯的本色白描。

诗人的一部分诗歌豪放铿锵，倾诉则婉约轻柔。感性的冲动与理性静默，孤独低落的情绪与昂扬明快的心情时而交替，个人的孤独无奈与对人类的关照叠加在一起。儒家的人世情怀与释道的出世洒脱都在诗中明显呈现，由此看来，诗人在追求“内圣外王”与“我行我素”两种情感的交织中，使得人生有一个圆融和谐的状态，平衡着诗人的感情落差，构成了他独有的价值体系。

诗中从现象到本质的升华是最费力部分，也最能彰显诗的精气神，当然也是诗之眼。就是诗中时时处处皆充满哲学的思辨，正如吴思敬先生所说：“这部诗集是哲人的思想录。”作为一名现代诗人与几千年绵绵瓜瓞文化的相逢，整本诗集的调子可以说洋溢着哲理的律动：“黑暗是如此美丽，一支短短的蜡烛就能将它点燃”（《受了伤的眼睛》）“长大也许是一种悲剧，可是，停留于儿时更是一种，侏儒”“一个脚印一个方向/假如你停下，就是四面八方”（《位置》）诗中这些无可辩驳的充满哲理的语句俯拾皆是。

耿相新在创作这些诗时除了将他的所读所思所感，用最大的激情（包括奔放，也有忧郁）呈现笔

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调用汉语修辞中各种技巧：象征、比喻、拟人等手法灵活嫁接转换，曲折隐晦的抒写，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表达，让读者不得不以赏析古人经典的五律五绝、七律七绝那样姿态解读演绎其诗中的内涵，“我将冬日的黎明，掖入漏风的被袋/铲车的声音，正在铲去最后一批黑夜”（《上升》），“结束秦时明月的约会，带上/青铜爵上的唇痕，与今天重叠”（《一种拉伤》），诗人让厚重的历史、多元文化、细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自由穿行在他的诗行中。这里面有诗人博览的积淀，又有他作为一名出版人职业的素养，所以阅读他的诗需要下硬功夫，绝不能讨巧。

读耿相新的《复眼中的世界》还能感受到诗人在诗创作中完美融合着古代诗歌各家流派的优长：有着神韵派“兴会神到，得意忘言”，有着性灵派的“独抒性灵，辞贵自然”，有着格调派“意尽言中，有补世道人心，又必关系人伦日用”，还有肌理派提倡“内容实质，形式雅丽”。种种不同手法的应用，恰好满足了诗歌丰富内容的所需，多元感情的充分搁置之需。

这些诗的内容融通古今，万物交会，有感性的诗意，又有理性的思考，是值得当下的读者以至百八十年后的人不断阅读与解析的。千澆万淘后，其经典的特质会更加熠熠闪耀。

军人本色

病号饭

郭法章

说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曾几何时，能吃到一碗“病号饭”曾经是我常常萌动于心的美好愿望。

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已逐步好转，而部队却要响应“军队要忍耐”的号召，在“忍耐”中艰难前行。随着物价飞涨，军人的待遇也在每况愈下。那时我尚在东北某地一所海军院校学习，虽然在同班战士学员中，我的津贴费相对较高（因兵龄长），但也不过区区十几元钱。而每天的伙食标准更是低之又低——每人每天不足五毛钱。那时部队有规定：当地盛产什么样的粮食作物，部队就吃什么样的主食。这叫作“入乡随俗”。东北地区主产玉米、高粱，于是玉米、高粱便成为我们一日三餐虽不受欢迎却又挥之不去的“常客”。半稀不稠的高粱米饭配上少见荤腥的水煮白菜，常常使我们这些大多来自南方沿海地区的学员们興味索然。

知道学校食堂还有“病号饭”这一稀有品种是在某一天的中午。那天中午，大家的饭桌上依然是水煮白菜和一盆高粱米饭。而同班同学王正却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在那里大快朵颐，大家纷纷露出艳羡的目光。其实王正碗里的面条也不过是一撮挂面外加一点葱花而已，但在那个年代，这一碗面条无疑是让人垂涎欲滴的上等佳肴。

后来得知，只有患了感冒的学员才有资格享用一碗用挂面做成的“病号饭”。于是，有一天我自作聪明地找到学校门诊部的医生，想让她开一张感冒证明，以便能吃上一碗“病号饭”。医生姓黑，人呼“老黑”。老黑人如其名，不但脸长面黑，而且不苟言笑。黑医生板着一副黑脸，随手扔过来一支体温计：“先量体温！”我只得怀着鬼胎，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把体温计

夹在腋窝。几分钟后，黑医生瞥了一眼体温计，黑脸一拉，似乎显得更长更黑了：“三十六度五，没感冒！”精心设计的“骗局”竟被黑脸医生一举识破，心中悻然，却又不甘。那时虽然学校伙食极差，但由于年纪轻轻、身体倍儿棒，想得个感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数九寒天的东北，穿上厚厚的棉衣尚显温暖不足，而自己却偏偏穿得单薄。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总算把自己弄成了感冒，因而也终于如愿吃上了几顿“病号饭”。但接连几日的感冒症状却又把我折磨得够呛：鼻孔里像有两条潺潺小溪肆意流淌，昏头涨脑，举步维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等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却又好了疮疤忘了疼，每过一段时日，竟故伎重演，如此往复，恶性循环，最后竟让自己患上了疑难杂症——慢性咽炎和过敏性鼻炎，每天吭吭哈哈，人未到咳嗽之声先闻，鼻子同样饱受折磨，每日揪扯无数，苦不堪言。记得有一年去福建沿海前线部队蹲点，晚上潜伏岸边抓捕敌特，嗓子奇痒，只得靠冰糖和姜片救急，一个晚上下来，人像害了一场大病，浑身疲软……

一次，数年不见的一位军校同学前来自家中做客，直呼要吃“病号饭”，妻子不解，我笑而作答：“病号饭”者，面条也！吃着妻子亲手做的手擀面，同学大呼“过瘾”。席间忆起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度过两年的苦行僧式的军校生活，竟一致认为“病号饭”是我们的最爱，留下的印象也最为深刻。

有一年夏天我到东北出差，特意驻足已离别多年的母校。至校食堂的烟囱依旧矗立在原处，门诊部的红楼依然掩映在斑驳的槐影之中，只是常给我开“病号饭”的黑医生不知去了哪里？



美丽惠安(国画) 马国强

荐书架

《动物园长夫人》：演绎二战版“神奇动物在哪里”

陈莹

在二战的波兰，哪怕是给口渴的犹太人端上一杯水，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在纳粹铁幕下，华沙动物园园长雅安·雅宾斯基和夫人安托尼娜将废弃的动物园改作地下抵抗组织的中转站。在长达六年的黑暗岁月里，安托尼娜温柔坚毅地守护着这座战火中的“诺亚方舟”，拯救了300多名犹太人和地下抵抗者的生命，堪称女版“辛德勒”的故事。

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诗人黛安娜·阿克曼的代表作《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作者以诗人的敏感挖掘史料中鲜为人知的细节，以文学性的语言书写宏大历史中的普通人命运，展现了二战中波兰普通民众抵抗纳粹的群像，从独树一帜的自然史观视角反思纳粹暴行，从自然伦理角度思考纳粹政治思想、种族观念的根源，揭示战争、人性与自然

的深刻关系。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奥斯卡新晋影后杰西卡·查斯坦主演，感动万千观众。如今，这部感动全球读者的畅销书推出了全新修订的简体中文版。

该书作者黛安娜·阿克曼已出版20多部备受赞誉的非虚构作品和诗集，曾获斯蒂芬·霍金科学传播奖、古根海姆奖、约翰·巴勒斯自然写作奖、梭罗自然写作奖等，入围普利策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等众多权威奖项。《动物园长夫人：一个波兰女性的战争回忆》是她最畅销的经典代表作，媲美《辛德勒的名单》的真实故事以及战火中个体命运的纪实书写，让这部女性视角下的微观二战史，引发了持久的情感共鸣，感动了无数读者。该书曾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54周，版权售出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仅北美地区销量就高达近百万册。

人与自然

春天的感知

刘传俊

苏轼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踩着那诗句的韵律，来到所住小区北面那杨柳堆烟的溪桥堤畔，丝丝柳柳上瞬间游下来了一群又一群的鹅黄。垂柳姑娘在溪边挥舞着敏捷的手臂，招呼路人千万别错过欣赏春天美丽的芳姿。不时有飞回来的紫燕掠过头顶，轻盈地穿越长空，去寻找往年的老巢。藏匿于枯草丛中越冬，终于盼来了春天，着一身黑灰色绒羽的两只野鸭，边灵活地左顾右盼，边自由自在地嬉戏于化了冻的溪水里。高兴极了，它们还捉迷藏似的，出其不意将头扎进水里，一个“猛子”不见了踪影，能在水底畅游老远才探出头来，浮上水面。这条溪水是从孕育古朴诗章的淇河引入，日夜流淌着原汁原味的激情与豪迈。清澈见底的溪水缓缓东去，一路欢

歌，不绝于耳，如同母亲甘甜的乳汁，与两岸一切的生命水乳交融，如漆似胶，不舍不弃。潺潺流动的溪水，捎来了春天降临人间的喜讯，岸畔的小草诧异地探出脑袋不知疲倦来回张望、接纳。茁壮的樱花树、白玉兰树、梧桐树、杨树、柳树、榆梅，通身都透出一圈圈泛绿的光晕。枝条伸展着绽开了新芽，萌动在思春念春恋春的情怀里。春天，万物复苏，一片朗润，意趣盎然。春天，毫无疑问是一幅饱蘸着生命繁花绘就出的绚丽画卷，是一缕轻轻吟唱的和风，是一捧明亮温暖的阳光，是一场洁净透明的美梦，是一首流淌灵性的诗歌，是一个清纯姑娘脸颊上那抹秀雅腴腆，是健硕的青年充满活力一往无前的脚步，是一个象征着希望完美的季节。

作别被春风吹拂了的溪水，踏

上几个石台阶，拐了一个弯再继续去寻觅春的芳迹，感知明媚的春光和得意的春风。细数着生机勃勃的行道树，沿着铺了吸水砖的平坦人行道一路向北。宽阔的新世纪广场进入眼帘，喧闹声灌入耳鼓。靠广场南边，售卖各类风筝的、大小陀螺的、各色吸水玩具枪的摊位一个挨一个。这是只有春天到来时才有热闹非凡，才有的五彩缤纷，才有的阵阵愉快的欢笑声。

“一年之计在于春”，乍一仰望，一只只色彩鲜艳的风筝，或三角形或椭圆形或心形或菱形，或蝴蝶或蜻蜓或双鱼或奥特曼或葫芦娃，统统长了翱翔云天的翅膀，拖着长短不一的尾巴，争相随心所欲遨游在蔚蓝天洗的空中。少年儿童牵引着，一会儿放线，一会儿收线，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风筝放飞得较低，一拉线绳有点绵软，张力略显

不足。放飞得较高的，线绳紧绷绷的，似有千钧之力直往上升腾。这些飞得错落有致的风筝，在蓝天上描绘成了一幅流动的夺目图画，栩栩如生。我在瞩目，也在猜想，孩子们放飞的何止是一只风筝？他们放飞的，分明是蕴藏心中许久的希冀，是红扑扑脸蛋上的天真无邪，是春天里斑斓色彩纷呈至沓来的视野冲击感觉。那感觉里肯定有清脆的鸟语，有馥郁醉人的花香，有花枝上的一抹彩霞。

春天理所当然属于孩子们，天空也应该属于孩子们。他们沐浴着春光，都在充分发挥着各自的聪明才智和披山超海力量，为天空增色添彩，用深情编织春天的霓裳。春日淡淡的阳光，飘逸柔和地洒在富有朝气的孩子们身上，光线温暖，孩子活泼，任凭谁见了这场面，都会忍不住要拿起水墨画笔，尽情把这幅美景临摹出来，带回家妥善珍藏。

一遍又一遍瞩目春光下的万物生灵，我在折悦中感知美好无限的春天。我听到了所有鲜活的生命欢快地在春天里拔节的声响，看到了泥土上正孕育的崭新希望，禁不住放声歌唱和风的舒畅，把春天的抒情诗写进澎湃的心房……